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一
一至三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續名醫類案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國朝魏之琇撰之琇既校刊江瓘名醫類案病
其尚有未備因續撰此編雜取近代醫書及
史傳地志文集說部之類分門排纂大抵明
以來事為多而古事為瓘書所遺者亦間為

非重出也恐患此者不知是蟲便檢閱耳云
云而腹疾門中載金臺男子誤服乾薑理中
丸發狂入井一條隔五六頁而重出又是何
義例子編次尤未免潦草然採摭既博變證
咸備實足與江瓘之書互資參考又所附案
語尤多所發明辨駁較諸空談醫理固有實
徵虛揣之別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一

錢塘魏之琇撰

傷寒

許叔微云有病傷寒身熱頭疼余視之曰邪在表此表實症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則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

人也始因虛入邪居中反為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
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
可立而定也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
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余於表裏虛實歌中常
編其事矣仲景麻黃湯之類為表實而設也桂枝湯
之類為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之類是也裏虛則
逆之類是也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
表裏俱虛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常讀華佗傳

有府吏倪尋李延其症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陀曰
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陀曰尋外實延內實

故治之異耳

外實內實汗下倒施疑有
誤此可當傷寒總論

一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下築痛身疼如被杖蓋陰症
也急服金液破陰來復等丹其脈遂沈而滑沈者陰
也滑者陽陽脈生仍灸氣海丹田百壯手足温温陽
回得汗而解或問滑沈之壯如何便有生理曰仲景
云翕奄沈名曰滑何謂也沈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

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論脈滑雖曰往來前却流利旋
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仲景三語而足也此三字極難
曉翕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曰翕為正陽沈言忽降
而下也故曰沈為正陰方翕而合俄降而沈奄為忽
忽間仲景論滑脈真諦當矣其言皆有法故讀者難

曉宜細思之

可作讀傷寒論
治陰症法指南

一人病傷寒下利神昏多困譫語不得眠或者見下利
便以譫語為陰虛症許曰此亦小承氣症衆駭曰下

利而服小承氣仲景之法乎許曰此仲景之法也仲
景曰下利而譫語者有燥糞也屬小承氣湯而得解
予嘗讀素問云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
反治從多從少視其事也帝曰何為反治岐伯曰塞
因塞用通因通用王水註云大熱內結注瀉不止熱
宜寒療結復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則通因通用
也正合於此又何疑焉

引經證論治法了如
指掌 治裏症法

一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自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

心下痞悶大便秘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滿悶以
為陰症診其脈沈而緊為少陰症多是自利未有秘
結也此症半在表半在裏投以小柴胡湯得愈仲景
謂四肢冷脈沈緊腹滿全似少陰然大便鞭頭汗出
不得為少陰蓋頭者三陽同聚若三陰止胸而還有
頭汗出自是陽虛故曰汗出為陽微是陰不得有汗
也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故仲景平脈法云心者火
也明少陰則無頭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為手少陰

腎為足少陰相與為上下惟以意逆志者斯可得之

治半表
半裏法

一人患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脉弦數心不得寧
真勞復也診之曰勞心之所致神之舍未復其初而
又勞傷其神營衛所以失度也當補其子益其脾解
其勞庶幾得愈授以補脾湯佐以小柴胡湯解之而
愈補脾湯人參白朮甘草橘皮青皮乾薑各等分

侯國華病傷寒四五日身微癍渴欲飲診之沈弦欲厥

陰脈也服溫藥數日不已又以薑附等藥覺陽微回脈生因渴私飲水一杯脈復退又見頭不舉目不開問之則犯陽易症只與燒裙散連進二服出大汗兩

晝夜而愈

陽易治法

衍義治傷寒汗不出搗腳法用海蛤粉烏頭各二兩穿山甲三兩為末酒糊為丸大一寸許捏匾置患人足心下劈葱白蓋藥以帛纏定于暖室取熱湯浸腳至膝下久則水溫又添熱水候遍身汗出為度凡一二

日一次浸脚以和為度

外治取汗法
上俱醫學綱目 以

張子和曰予之常谿雪中冒寒入浴重感風寒遂病不起但使煎通聖散單服之一二日不食惟渴飲水亦不多飲時時使人槌其股按其腹凡三四日不食日飲水一二十度至六日有謔語妄見以調胃承氣湯下之汗出而愈常謂人曰傷寒勿妄用藥惟飲水最為妙藥但不可使之傷常令揉散乃大佳耳至六七日見有下證方可下之豈有變異哉奈何醫者禁人

飲水至有渴死者病人若不渴強與水飲亦不肯飲也予初病時鼻塞聲重頭痛小便如灰淋汁及服調胃承氣一兩半覺欲嘔狀探而出之汗出黏黏然須臾下五六行大汗一日乃瘳當日飲水水時水下則痰出約一二碗痰卽是病也痰去則病去矣予時年六十一歲

焦百善偶感風寒壯熱頭痛甚人點蜜茶一碗使啜之焦因熱服之訖偶思張語曰凡苦味皆能涌今兼

頭痛是病在上試以箸探之吐畢其痛立解

孫兆治俞伯道忽患微熱心下滿頭有汗不能解衆醫
以為濕病用表有謂食在隔者治之不愈召孫至用
半夏茯苓湯愈問其故曰頭有汗心下滿非濕症乃
水結胸也小便既去其病乃愈且如濕氣心下滿自
當遍身有汗有食心下滿豈得汗若言是表身又不

惡寒疼痛表症何在故凡水結胸脇頭必有汗

出傷
寒口

訣

竇材治一人患肺傷寒名別頭痛發熱惡寒咳嗽肢節疼

脈沈緊服華蓋散黃芪建中湯畧解至五日昏睡謔語四肢微厥乃腎氣虛也灸關元百壯服薑附湯始

汗出愈

作虛治

一人傷寒昏睡妄語六脈弦大竇曰脈大而昏睡定非實熱乃脈隨氣奔也強為之治用烈火灸關元穴初灸病人覺痛至七十壯遂昏睡不疼灸至三鼓病人開眼思飲食令服薑附湯至三日後方得元氣來復

大汗而解

一人患傷寒至八日脈大而緊發黃生紫斑噫氣足指冷至脚面此太陰症也最重難治為灸命門五十壯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鍾乳粉四日汗出而愈

一人患傷寒至六日脈弦緊身發黃自汗太陰症也先服金液丹點命關穴病人不肯灸傷寒惟太陰少陰二症死人最速若不早灸雖服藥無功不信至九日瀉血而死

一人病傷寒至六日微發黃一醫與茵陳湯次日更深黃色遍身如梔子此太陰症誤服涼藥而致肝木侮脾為灸命關五十壯服金液丹而愈

一人患傷寒初起即厥逆脈一息八九至諸醫以為必死實曰乃陰毒也

厥逆脈數斷為陰毒必有爪青吐利倦卧等症

與薑附湯

一蓋至半夜汗出而愈若以脈數為熱下涼藥必死無疑

張子和之僕常與鄰人同病傷寒俱至六七日下之不

通隣人已死僕發熱極投於井中撈出以汲水貯之
檻使坐其中適張遊他方家人偶記張治法曰傷寒
三下不通不可再攻便當涌之試服瓜蒂散良久吐
膠三椀許與宿食相雜在地狀如一帚頓快乃知世
醫殺人多矣又一吏吐訖使服太白散甘露散以調
之

邪結陽明發為狂熱吐之猶是宿食非若燥糞便鞭可下而愈也

張子充治南陵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張視之
曰此嗜卧症也

新別

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

藥必熟睡覺當自汗也已而果然

新安志

萬密齋治縣尹唐肖峰二月間患傷寒醫進九味羌活湯不效又云內傷挾外感進補中益氣湯不效又進柴苓湯去人參病畧減四日復發熱頭苦痛醫欲下之未決萬脈之洪長而弦曰此元氣素虛因起早感寒得之今病在陽明并及少陽乍熱乍涼者少陽也頭苦痛者陽明也宜小柴胡

少陽

合葛根蔥白湯

陽明唐

曰吾素多痰火病勿用人參萬曰元氣不足乃虛火

也實火宜瀉虛火宜補幸勿疑一劑而病愈

胡晏年五十病傷寒十六日不解其症乍寒時即以衣被厚覆蒙頭而卧不勝其寒乍熱時即撤去衣被裸露其身更用扇不勝其熱如此一日夜十餘次醫皆不識萬至告以病狀可怪邀診其脈曰不必診此易知耳夫惡寒病在表也何以無頭痛症惡熱病在裏也何以無煩渴及便溺不利症此病在半表半裏陰陽混亂也陰氣乘陽則惡寒陽氣乘陰則惡熱宜用

小柴胡以治其半表半裏之邪梔子豆豉以治其陰陽錯雜之邪服之寒熱不再作而愈

李養晦患傷寒苦右脇痛醫用陶節菴法以小柴胡加枳殼桔梗服之無效已十七日萬脈之沈弦且急曰此水畜症也經云沈潛水支飲脈弦急必得之飲水過多問曾服何方以前藥對萬曰只用此方再加牡蠣以洩其畜水可耳一服而痛止

一門子病傷寒醫與發汗七日後不愈小腹滿而痛欲

下之未敢萬脈之沈弦而急問曾渴飲水乎答曰甚
渴雖飲水渴不止曰此畜水似疝症不可下也乃用
五苓散以利其水加川棟子小茴香以止小腹之痛
一服洞泄四五行皆清水次日再求診曰不必再藥
水盡泄自止矣三日後果安

沈天祿病傷寒汗下後病不解身無大熱不惺惺醫者

但云譫語以症論之乃錯語也

譫語錯語
極宜細辨

若作知母

麻黃湯症非瘥後昏沈也乃汗下之後元氣未復神

識不清耳與補中益氣湯去升柴加麥冬生地熟附
子一服而愈

孫文垣治張二官發熱頭痛口渴大便秘結三日未行
脈洪大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病用大柴胡湯行三

五次所下皆黑糞出臭汗次日清爽惟額上仍熱

陽明

部位用白虎湯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復發熱咳

嗽口渴殊甚且惡心食復用小柴胡加枳實山梔麥芽

次日渴不可當

半夏枳實麥芽皆能耗陽明津液

改以白虎湯加麥

冬花粉外與辰砂益元散以井水調下五錢熱始退
渴始定不虞夜睡失蓋復受寒邪天明又大發熱不
知人事復感急用小柴胡湯加升麻葛根前胡薄荷汗
出熱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語言懶倦且咳嗽以生
脈散加石斛百合大棗白芍服後咳嗽尋止精神日
加飲食進而愈

繆仲醇治姚平之傷寒頭疼身熱舌上胎胸膈飽悶三
四日熱不解奄奄氣似不屬者邪熱甚則正氣餒
不可誤認為虛一

醫以其體素弱病久虛甚意欲投參少許繆叱曰一片入口死矣亟以大黄二兩瓜蒌二枚連子切片黃連枳實下之小陷胸加大黃主人驚疑不得已減大黄之半二劑便通熱立解遂愈

高存之一家人婦傷寒來乞方繆已疏方與之矣見其人少年曰若曾病此否曰然曰愈幾日而妻病曰八九日曰曾有房慾否曰無之繆故曰若有房慾此方能殺人也其人即置方不取遂以禪襠雄鼠糞麥冬

韭白柴胡二劑勢定更用竹皮湯二三劑全愈

觀此則傷

寒初愈臟腑猶多熱毒時師不察驟投參芪朮附溫補其遺患可勝言哉

一奴傷寒熱解後復下血不止主人以痢藥投之更甚
繆曰此傷寒失汗之餘症也用地榆麥冬知母竹葉
以代仲景諸血症藥遂愈

翁具茨感冒壯熱舌生黑胎煩渴

陽明症

勢甚劇諸昆仲

環視揮涕羣醫束手繆以大劑白虎湯加人參三錢
一劑立甦或問繆治傷寒有秘方乎繆曰熟讀仲景

即秘方也

常熟吳見田在京邸時有小青衣患傷寒愈而復復而

愈愈而再復不知其幾謂繆曰非凡不能救診之病

人黃白面色

有胃色

六脉微弱

有胃氣

大便不通胸中不

快亦不思食曰為傷寒百合

無經絡百脉一宗悉致病謂之百合病

壞

症

正氣已虛邪氣留後虛羸少氣滯及過經不解瘥皆謂之壞病

之餘邪且退矣

以色

脉斷之

胸中不快虛而氣壅非實邪也不大便秘者久病

津液枯氣弱不能送也投以人參五錢麥冬一兩枳

穀炒八錢盡劑立解而瘥

梁溪一男子素虛春中感冒頭痛肌痛發熱羌活二錢
麥冬三錢炙甘草一錢紫蘇一錢五分北細辛七分
前胡一錢五分次日頭痛止熱未退繆用白芍五味
子人曰風未退遷用酸斂何也曰因人而施爾一杯
即愈麥冬三錢甘草一錢瓜萸二錢乾葛一錢五分
桑皮三錢桔梗一錢白芍一錢五味五分

四明虞吉卿因三十外出疹不忌猪肉蕪之好飲作泄

八載矣忽患傷寒頭疼如裂滿面發赤

汗出不徹

舌生黑

胎煩躁口渴時發譫語兩眼不合者七日

皆屬陽明

洞泄

如注較前益無度

也協熱

脈之洪大而數

實熱

為疏竹葉

石膏湯方因其有腹瀉之病石膏止用一兩病初不

減此兄素不謹一友疑其虛也云宜用肉桂附子

凡診

病淺見者反若深慮多令病家無所適從

或以其言來告乃曰誠有是理

但前者按脈似非此症豈不數日脈頓變耶復往視

仍洪數而大曰此時一投桂附即發狂登屋必不救

矣一照前方但加石膏至二兩或曰得毋與瀉有妨乎曰邪熱作祟此客病也不治立殆渠泄瀉已八年非暴病也治病須先太甚急進一劑其病遂安即省人事再劑而前惡症頓去數日霍然但瀉未止耳為疏脾腎雙補丸而加黃連乾葛升麻以痧痢法治之不一月瀉竟止八載沉痾一旦若失

莊欽之一莊僕因受寒熱頭痛如裂

太陽

兩目俱痛

明陽渾

身骨肉疼痛下元尤甚

勞傷

狀如刀割不可忍

熱傷

甚陰口

渴甚大便日解一次胸膈飽脹不得眠已待斃矣為
疏一方乾葛三錢石膏一兩五錢麥冬八錢知母三
錢五分羌活二錢五分大瓜萸二箇連子打碎枳殼
一錢桔梗一錢竹葉一百片河水煎服四劑而平此
太陽陽明病也貧人素多作勞故下體疼痛尤甚以
羌活去太陽之邪石膏竹葉乾葛麥冬知母解陽明
之熱栝萸桔梗枳殼疎利胸膈之留邪故遂愈

又莊一僕因傷寒後勞復發熱頭痛腹內作瀉勢甚危

為疏一方山梔四錢枳實二錢豆豉一兩川黃連二錢乾葛三錢調六一散五錢服二劑熱退瀉止頭疼亦愈但不思飲食為去山梔枳實黃連加鼈甲四錢炙甘草二錢五分麥冬五錢不數劑而愈

朱遠齋治從祖近湖公少年因房勞食犬肉傷寒諸醫

以其虛也攻補兼施至發狂登屋奔走號呼

陽明府症實熱

日夜令壯夫看守幾月餘矣急走使延朱朱先命煎人參膏二斤以待用潤字號丸藥數錢下之去黑糞

無算熱遂定奄奄一息鄰於死矣徐以參膏灌之至

一百二十日全瘳

右自繆仲淳至此十一案俱見蔡煥熊傷寒約言

龔子才治一人頭疼發熱增寒身痛發渴譫語日久不

出汗以大梨一枚生薑一塊同搗取汁入童便一椀

重湯煮熱服之汗出如水即愈

製方甚佳愈于甘露且免地黃之忌

太守劉雲亭患傷寒發熱面紅唇赤面壁側身而卧諸

醫以小柴胡湯解毒湯之類數劑弗效診之六脉浮

大無力此命門無火也

合脉與症即是戴陽

以人參附子沉香

一服立愈三服全愈

一嫗年七旬傷寒初起頭疼身痛發熱增寒醫以發散

數劑不効淹延旬日漸不飲食昏沉口不能言眼不

能開氣微欲絕

純見虛症 凡雜症見此亦宜獨參猛進貧者以重劑把地少入乾薑

與人參五錢煎湯徐徐灌之須臾稍省欲飲水煎查

服之頓愈又十年乃卒

當與疫症內蘇韜先一案同參

李士材治一人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

不能動四肢俱冷咸謂陰症診之六脉皆無以手按

腹兩手護之

拒案是也

眉皺作楚

實邪

按其趺陽大而有力

乃知腹有燥矢也欲與大承氣湯病家惶懼不敢進

李曰吾郡能辨是症者惟施笠澤耳

此等症人便稀識可為浩歎

延診之若合符節遂下之得燥矢六七枚口能言體

能動矣故接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絕之症耶

一人傷寒煩躁面赤昏亂悶絕時索冷水手揚足擲難

以候脈五六人制之方得就診洪大無倫按之如絲

李曰浮大沈小陰症似陽也與附子理中湯當有生

理其弟駭曰醫者十輩至不曰柴胡承氣則曰竹葉石膏今反用熱劑烏乎敢李曰溫劑猶生涼劑立斃矣卜之吉遂用理中湯加人參四錢附子一錢煎成入井水冷與飲甫及一時狂躁定矣再劑而神爽服參至五斤而安

凡遇此等傷寒能以全料六味減苓瀉加麥冬杞子用大砂罐濃煎與之代茶必數杯而後酣寢汗出而愈于時此法未開惟倚仗人參之力取效本

陰竭之症乃峻補其陽復生陰而愈故用參每多至數斤使在今時非猗頓之家不可為矣

一人傷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懣目脹諸藥不效有以山藥茯苓與之慮其瀉脫也李診之六脉沉數按其臍則痛此協熱自利中有結糞小承氣倍大黃服之果下結糞數枚遂利止懊懣亦痊

一人傷寒第二日頭痛發熱正屬太陽李曰方今正月時令猶寒必服麻黃兩日愈矣若服沖和湯不惟不

得汗即使得汗必致傳經遂以麻黃湯熱飲之更以滾水入浴桶置牀下熏之得汗如雨密覆半日易被神已爽矣至晚索粥家人不與李曰邪已解矣必不傳裏食粥何妨明日果愈不以麻黃汗之傳變深重非半月不安也

吳光祿兼太陽頭痛腹脹身重不能轉側口內不和語言譫妄有云表裏俱有邪宜以大柴胡下之李曰此三陽合病也誤下之決不可救乃以白虎湯連進兩

服諸症漸減更加花粉麥冬二劑而安

楊與師妾發熱頭疼六日後忽見紅疹衆皆以為發斑
用升麻犀角等湯凡五日不效李視之曰此疹也非
斑也斑為陽明火毒疹為太陰風熱一表一裏判如
天淵乃用防風二錢黃芩一錢甘草五分薄荷桔梗
蟬退各一錢四劑霍然矣

一人傷寒六日譫語狂笑頭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
利衆議承氣湯下之脉之浮而大因思仲景云傷寒

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小便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與桂枝湯衆皆咋舌掩口謗甚力以譎狂為陽盛桂枝入口必斃矣李曰汗多神昏故發譎妄雖不大便腹無所苦和其營衛必自愈耳遂違衆用之及夜笑語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夫病變多端不可膠執向使狐疑而用下藥其可活乎

盧不遠治來廙菴姪身體壯傷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語手足揚擲腹脹如鼓而熱烙手目赤氣

粗齒槁舌黑參附石膏硝黃芩連無不服諸醫告退

矣診之脉濁鼓指用大黃一兩佐以血藥

以血藥佐下穩安微

妙一劑下黑血一二斗少甦四劑始清蓋此症寒邪

入胃畜血在中其昏沉揚擲是喜忘如狂之深者也

當時大黃未嘗不用而投非其時品劑輕小不應則

惑矣寧望放膽哉

先時雖用大黃仍是失下合脉與症復天下之非高手不能

蜀孝廉阮太和病寓吳山下名診披衣強坐對語甚莊

神氣則內索也身無進退古胎黃而厚蓋自吳門受

寒以肉羹為補而時啜之遂纏綿匝月盧用疎散輕劑熱退又復強啖再熱不能起望愈五日診之譖妄呼笑不識人已三日形骨立汗雨下而內熱特甚胸脇之熱捫之烙手第脉尚有神乃用人參八錢加四逆散中一劑而譖妄定三劑而熱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窮天之上極地之下飛揚竒變得太乙神符召之返愈後問藥狀曰此寒傷心氣荏苒厥深而湊於胸也以不第南旋病淹中道骨肉遼遠藥石弗周則心

已傷矣又反覆再四汗液多亡內無主宰熱遂入胸
胸為心主之宮城精神因而渙散是以游魂為變也
用四逆使熱外出加人參俾神內凝氣復邪散是以
生耳

吳孚先治一人傷寒身寒逆冷時或戰慄神氣昏昏大
便秘小便赤六脉沉伏或憑外象謂陰症投熱劑或
以脉沉伏亦作陰治吳診之脉沉伏而重按之則滑
數有力愈按愈甚視其舌則燥探其足則暖曰此陰

症似陽設投熱藥火上添油矣乃用苦寒峻劑煎成

乘熱頓飲而痊

寒因熱
用法

按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至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此案故宜熟玩

一人病昏昏默默如熱無熱如寒無寒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虛煩不耐若有神靈莫可名狀此病名百合雖在脉實在心肺兩經以心合血脉肺朝百脉故也盖心藏神肺藏魄神魄失守故見其症良由傷寒

邪熱失於汗下和解致熱伏血脉而成用百合一兩

生地汁半鍾煎成兩次服必俟大便如漆乃瘥

論百病合

深得真諦

張景岳治王生年出三旬病陰虛傷寒其舌芒刺乾裂

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脉則無力神則昏

沉羣謂陽症陰脉必死無疑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

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

其標蓋水為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苦傷

寒氣之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
症在所不忌由是水藥並進前後凡用人參熟地輩
各一二斤附子肉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斗然後諸
症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察其舌則如故心
甚疑之閱數日忽舌上脫一黑殼其內新肉燦然始
悟其膚腠焦枯死而復活使非大為添補安望再生
若此一症特舉其甚者凡舌黑用補得以保全者甚
多蓋傷寒之舌則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

以水虧而枯也若以舌黃舌黑悉認為實熱則陰虛之症萬無一生矣

按是症既云陰虛燥渴用涼水是矣而又雜與桂附各數兩治法未能無疵至舌胎成殼脫落恐桂附之投不能無過也

一衰翁年過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即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辰不能汗寒慄危甚用六味回陽飲入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煎服

下咽少頃即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幾無令以前藥復煎與之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尚堪再汗乎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汗收神復不旬日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無怪乎人之疑之也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為之樞機耳

喻嘉言治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漸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

乃熱深厥

亦深 亟請喻至一醫已合就薑附之藥矣見而駭之

診畢再三闢其差謬主人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
可以理服乃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火生人
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用藥誤責有所歸
醫者云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喻笑曰
有吾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也
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安心請治與以調胃承
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熟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

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悞辭去乃與前藥服至

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

厥止則陽回
復現熱症

再與大

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係陰症見厥
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

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

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知其為熱

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

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

冷汗便利不渴身倦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
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
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况昧者乎如
此病先犯房勞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症之名所
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致陰竭莫救促其暴亡尚不
知悟總由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惑者其勢不
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
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

症妄得以陰厥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如發熱六日
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
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
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
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
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
見厥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痺厥而能食
恐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莫非熱深

發厥之因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致熱極如汗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此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人不窺制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

此為一語

治傳經症
之秘旨 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

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鰲舌黑身如枯柴
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
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陽劫陰
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以四順丸試之直指
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
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告
後之業醫者云

成無已云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生之必須識此勿令誤也又當外症別之予嘗治一中年婦人惡熱身熱而渴脉數細弱先厥後熱用溫藥反劇後以四逆散兼參朮各半服之厥愈脉出洪大而痊

按成所論陰經受邪及傳經之邪二厥一用四逆湯溫治一用四逆散涼治已昭然若揭喻或未之

見耳故列其案於此

續名醫類案卷一